

书市扫描

旧事与新说：
我的父亲冯友兰

作者：宗 璞

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本中讲述了哲学大师冯友兰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公认的学术地位受到学界和世人的关注。而在女儿眼中，他既是哲学大师，又是一位慈父。作者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具体生动的故事，向读者讲述了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学术、友情、亲情的态度，以及细致入微的言传身教和让她终生受益的人生感悟。



纸上染了蓝

作者：周耀辉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这是一本书写母亲的，却不是一本“歌颂”母爱的书，是作者对“母亲”身份之外这个平凡但不普通的女人的认识和理解。本书文字朴素、克制，情感真挚，让忙忙碌碌忽略家人、不懂亲近和表达的现代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亲人的关系。

带孩子去森林：
来自“森林学校”的
游戏与成长指南

作者：[英]彼特·洪顿 珍妮·沃伦

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

本书是欧美等国家家长们爱不释手的亲子野外活动宝典，书中囊括了伦敦森林学校中备受孩子们喜爱的26个小活动。它提倡把孩子带回自然，以游戏为基础，以大自然为中心，帮助孩子展开冒险、获取新知、体验惊奇，并享受远离成人世界的自由。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悦读周刊》投稿邮箱E-mail: ljz@cnnb.com.cn
《悦读周刊》QQ群：107496617

开 卷

沈潇潇，居奉化，好阅读，出版过《开心魔鬼辞典》《在红尘中遥望》《边走边说》和《奉化人》《溪口品读》《溪口三味》及《溪口旅游文化丛书》等原创著作或编著，在《江南》《文学港》《青春》《雨花》《小说界》等期刊发表过小说若干。

整理书籍那一刻的心绪

□沈潇潇

我书房和卧室里的书架书柜书橱，加起来大概仅能储书1200本左右，所以几乎隔一两年都要理一次书。所谓理，就是喜新厌旧；淘汰一批旧书，腾出空间迎新。这不，那天我又理书了。

书橱上一排《走向未来丛书》占据了不小空间，但这批三十多年前幸遇的旧书，每次理书都不在淘汰之列，并提供给我温故而知新的机会。想当年，我特别留意这套被誉为“中国现代化启蒙之音”的出版书讯，生怕漏了其中一本。翻开丛书，我总忍不住阅读一遍不到千字的编者献辞，它开宗明义：“它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我们期望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在所购丛中，我对这套丛书是读得最为认真，凡是买到的每本都读过，其中如《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摇篮和墓地》《现实与选择》《看不见的手》《新的综合》《空寂的神殿》《西方文官系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当年读后至今仍有较深印象。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次理书却在丛书编委会的名单中发现名列第一的是当下如雷贯耳的王岐山。

《梦的记忆》大概是1990年出版的。当年，我在现宁波二白附近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吴泰昌先生的这本书。作为一个作家和文艺活动家，吴先生写了他与

巴金、叶圣陶、阿英、夏衍、吴祖缙等一批现代文学大师交往的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悟。我一气读完，又在宁波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读后感，主要就商品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大背景下这本书只印了495册而发了一通牢骚或感慨。不想几天后遇到时任日报副刊部主任的贺圣思先生，他喜滋滋地告诉我：已把我这篇文章的剪报寄北京给吴泰昌先生本人了。这次理书时，我不知怎的突生一种疑虑，不禁又去翻看《梦的记忆》的版权页。果然是我当时搞错了：因我买的是精装本，版权页上的495册只是精装本的印数，平装本的印数当然要大多多了！由于这一认知谬误，竟使我购书后发一通感慨，得了笔高于书价的稿费，同时也让读到剪报的吴先生见笑了，乐乎？悲乎？

1981年，时隔4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的自传体小说《梦之谷》。此书由著名画家林墉设计封面并插画，由民国时期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题字，装帧格调清新雅致。这是一本值得珍藏的书。但每看到此书，我就感到几近无地自容的歉疚。记得此书是1982年初春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所买。冥冥之中好像是在践行古人读书的所谓“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之说，购书后我因内急进了公厕。要命的是，事毕才发现除

了手中的这本书身上再无片纸。无奈之下，撕了此书的半张版权页凑合了事。一本新书到手不到半小时即遭此惨状，真是奇惨！细想起来，与一些爱书的人比，自己对书籍是不够爱惜的。我曾有这样一位同事，他看书时总是正襟危坐，翻开前总先要用手掌小心地捋几下封面，也从来没发觉他折过书页，中断阅读时他会拿一张纸片当书签夹在书中。有时我发现，当他看到我随即便把书页一折，他射来的目光就有些异样。这本残缺的《梦之谷》会永远挺立在我的书橱里，不仅因为我对它有负疚之情，也因为其序曲部分文字甚至有几分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开篇的神韵，我时常取出来翻阅。

从洋洋数百万言的《梁祝文化大观》到仅数十页的诗集，我的书橱里有近百本我熟悉和不太熟悉的文友们的赠书。其中先文友、后同事的刘俊亮先生的长篇小说《梦断剡溪》，我读完还写了篇书评《美丽的文学》见报。他在重病中对文学的孜孜以求，感动了无数人，一时为人们所关注。

书橱里汪浙成赠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女儿，爸爸要救你》则使我想起一段温暖的往事。2008年1月3日，时在奉化日报社任职的我，在出差路上得悉著名作家汪浙成为救患白血病的爱女欲拍卖其珍藏手稿的消息，当即致电报社相关人员要求从作家是奉籍乡友人手组织报道。其间，热心的奉化市民纷纷伸以援手，其中罗蒙董事长盛静生请我转告汪老不要拍卖手稿，他

先捐20万元救急。这些，经省内外众多纸媒和网媒传播，引来众多读者为奉化人点赞。这种爱心，也是促成老作家写成此书的动力所在。

但在大量受赠书中，像这样背后有故事的毕竟是少数。面对越来越紧张的书橱空间，我曾纠结过，最后还是决定仍然把它们留在书橱上。有朋友的友情和才情相伴不就是美事？

而赠出的书，最多的当然是自己的书；但最让我愉悦的是却是赠出自己喜欢的别人的书。我非常喜欢格非的小说，当年他的小说集《唿哨》出版，我就买了两本，行“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之事。去年格非的长篇《江南三部曲》获茅盾文学奖，于是新买来的《江南三部曲》就和《唿哨》相逢在我的书橱里了。去年，有文友让我看一下她写的一组微小说，阅后我觉得卡夫卡的那些随笔型微小说颇对她的路子，便借给她一本《卡夫卡小说经典》。这会理书发现了一本1991年版的《卡夫卡随笔》，书中的许多随笔就是那本《卡夫卡小说经典》里的微小说。我当即打电话给文友，让她不用再还那本卡夫卡小说了。这时，我的心情就像当年送出《唿哨》一样愉悦。更令我喜悦的是，这位文友的这组微小说现已被刊物留用发排，将成为她公开发表的小说处女作。

理理、想想、记记，到下午已淘汰出一大堆书。正好小区里有“破烂王”叫买，一百三十斤书卖得三十几元钱，可购新书一本。还有几十斤不忍再卖，拎上阁楼收藏。